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 一八〇・經部・群經總義類

經學通論五卷 [清]皮錫瑞撰

一

經典釋文考證三十卷 [清]盧文弨撰

一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二百四十五卷(周易注疏校勘記卷一至毛詩注疏校勘記

卷五) [清]阮 元撰

一

2630/16

2

自序

經學不明則孔子不尊孔子不得位無功業表見晚定六經以教萬世尊之者以爲萬世師表自天子以至於士庶莫不讀孔子之書奉孔子之教天子得之以治天下士庶得之以治一身有舍此而無以自立者此孔子所以賢於堯舜爲生民所未有其功皆在刪定六經孟子稱孔子作春秋比禹與周公爲天下一治其明證矣漢初諸儒深識此義以六經爲孔子所作且謂孔子爲漢定道太史公謂言六蓺者折衷於孔子可謂至聖董仲舒奏武帝表章六經抑黜百家諸不在六蓺之科孔子之術者勿使並進故其時上無異教下無異學君之詔百臣之章奏無不先引經義所用之士必取經明行修此漢代人才所以極盛而治法最近古由明經術而實行孔教之效也後漢以降始有異議不盡以經爲孔子作

序

易則以爲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春秋則以凡例爲出周公周禮儀禮皆以爲周公手定詩書二經亦謂孔子無刪定事於是孔子無一書傳世世之尊孔子特名焉而已不知所以爲萬世師表者安在唐時乃尊周公爲先聖降孔子爲先師配享從祀與漢韓勑史晨諸碑所言大異豈非經學不明孔子不尊之過歟近世異說滋多非聖無法至欲以祖龍之一炬施之聖經在

廷儒臣上言尊孔恭奉

論旨升孔子爲大祀尊崇盛典遠軼百王錫瑞竊以爲尊孔必先明經前編經學歷史以授生徒猶恐語焉不詳學者未能窺治經之門徑更纂經學通論以備參攷大旨以爲一當知經爲孔子所定孔子以前不得有經二當知漢初去古未遠以爲孔子作經說必有據三當知後漢古文說出乃尊周公以抑孔子四當知晉宋

以下專信古文尙書毛詩周官左傳而大義微言不彰五當知宋元經學雖衰而不信古文諸書亦有特見六當知

國朝經學復盛乾嘉以後治今文者尤能窺見聖經微旨執此六

義以治諸經乃知孔子爲萬世師表之尊正以其有萬世不易之經經之大義微言亦甚易明治經者當先去其支離不足辨及其瑣細無大關繫而用漢人存大體玩經文之法勉爲漢時通經致用之才斯不至以博而寡要與迂而無用疑經矣錫瑞思殫炳燭之明用採燔經之禍鑽仰既竭不知所裁尙冀達者諒其僭愚而匡所不逮則幸甚光緒丁未善化皮錫瑞自序

經學通論

善化皮錫瑞

易

論變易不易皆易之大義

治經者當先知此經之大義以易而論變易不易皆大義所在二者當並行不相悖周易正義第一論易之三名曰夫易者變化之總名改換之殊稱自天地開闢陰陽運行寒暑迭來日月更出孚萌庶類亨毒羣品新新不停生生相續莫非資變化之力換代之功然變化運行在陰陽二氣故聖人初畫八卦設剛柔兩畫象二氣也布以三位象三才也謂之爲易取變化之義既義總變化而獨以易爲名者易算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又云易者其德也光明四通簡易立節天以爛明日月

易經通論

星辰布設張列通精無門藏神無穴不煩不擾澹泊不失此其易也變易者其氣也天地不變不能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君臣取象變節相移能消者息必專者敗此其變易也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鄭元依此義作易贊及易論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故繫辭云乾坤其易之蘊邪又云易之門戶邪又云夫乾確然不人易矣夫坤廣然不人簡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言其易簡之法則也又云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此言順時變易出入移動者也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言其張設布列不易者也錫瑞案孔穎達引證詳明乾鑿度爲說易最古之書鄭君兼通今古文之學其解易之名義皆兼變易

不易之說鄭引易尤切實是易雖有窮變通久之義亦有不易者在斯義也非獨易言之羣經亦多言之而莫著於禮記大傳曰改制度易服色殊微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尊尊也親親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變革卽變易也不可變革卽不易也董仲舒漢初大儒深得斯旨其對策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又曰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後人讀之疑其前後矛盾不知董子對策之意全在變法以爲舜繼堯後大治有道故可無爲而治漢繼秦後大亂無道而漢多襲秦舊故謂當變更化不變者道也當變者法也亦卽易以變易爲義而有不變者在也今之學者不知窮變通久之義一聞變法羣起而爭反其說者又不知變易之中有不易者在舉天地君臣父子不可變者亦欲變之又豈可爲訓乎

論伏羲作易垂教在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

讀易者當先知伏羲爲何畫八卦其畫八卦有何用處正義曰作易所以垂教者卽乾鑿度云孔子曰上古之時人民無別羣物未殊未有衣食器用之利伏羲乃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中觀萬物之宜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易者所以織天地人倫而明王道是以畫八卦建五氣以立五常之行象法乾坤順陰陽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度時制宜作爲罔罟以佃以漁以贍民用於是人民乃治君親以尊臣子以順羣生和部民易理春秋緯文耀鉤曰伏羲作易名官禮緯含文嘉曰慮者別也戲者獻也法也伏羲始別八卦以變化天下天下法則咸伏

貢獻故曰伏羲也鄭君六載論曰虞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無文字謂之易以厚君民之別鄭專以厚君民之別爲說蓋本孔子云君親以尊臣子以順之義陸賈新語道基篇亦云先聖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道長幼之序於是百官立王道乃生白虎通暢其說云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而不知其父能覆前不能覆後臥之詬詬起之吁吁飢卽求食飽卽棄餘茹毛飲血而衣皮葦於是伏羲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畫八卦以治天下焦循謂讀陸氏之言乃恍然悟伏羲所以設卦之故更推闡其旨曰學易者必先知伏羲未作八卦之前是何世界伏羲作八卦重爲六十四何以能治天下神農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何奉此卦畫爲萬古修己治人之道孔子刪書始唐虞治法至唐虞乃備也寶易始伏羲人道自伏羲始定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伏羲設卦觀象定嫁娶以別男女始有夫婦有父子有君臣然則君臣自伏羲始定故伏羲爲首出之君前此無夫婦父子卽無君臣凡緯書所載天皇地皇人皇九頭五龍攝提合雒等紀無容議矣莊子繩性篇云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淡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天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爲天畫八卦而人道定有夫婦乃有父子乃有君臣孔子贊易下是故順而不一按莊子不知易道不知伏羲之功者也飲食男女雖禽獸蟲豸生而卽知然牝牡無定偶故有母而無父自伏羲所以極稱伏羲之功也人道不定天下大亂何以得至一故無伏

羲畫卦則無夫婦無父子無君臣而以爲陰陽和靜萬物不傷真妄論矣阮嗣宗通易論云易者何也乃昔之元真往古之變經也庖犧氏當天地一終值人物憔悴利用不存法制夷昧神明之德不通萬物之情不類於是始作八卦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分陰陽序剛柔積山澤連水火雜而一之變而通之終於未濟六十四卦盡而不窮嗣宗亦莊生之流而論易則稱伏羲之功不拾遺固唾餘然謂利用不存法制夷昧似謂上古本有法制利用至伏羲時晦亂而伏羲氏復之則無稽耳錫瑞案焦氏發明伏羲畫卦之功尤暢畫卦之功首在厚君民之別故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而地天爲泰天地爲否似與此義相反蓋泰之得在天地交否之失在天地不文履以位言泰否以情言所謂言豈二端而已後世尊卑闢絕而上下之情疏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博

四語本  
蘇子瞻  
易經通論

人倫而明王道之義乎

論重卦之人當從史遷楊雄班固王充以爲文王

易爲羣經之首讀易當先知作易之人欲知作卦爻辭爲何人又必先知重卦爲何人周易正義第二論重卦之人曰重卦之人諸儒不同凡有四說王輔嗣等以爲伏羲重卦鄭元之徒以爲神農重卦孫盛以爲夏禹重卦史遷等以爲文王重卦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案繫辭神農之時已有益取益與噬嗑以此論之不攻自破其言神農重卦亦未爲得今以諸文驗之案說卦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凡言作者創造之謂也神農以後便是述修不可謂之作也則幽贊用蓍謂伏羲矣錫瑞案解經以最初之說爲主史記儒林傳曰自魯商瞿受易孔子傳六世至

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留川人楊何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是楊何上距商瞿凡八傳漢初言易皆主楊何太史公父談亦受易於楊何史公言易必用楊何之下治正義謂史遷以爲文王重卦其說甚明且非獨史遷之說爲然也楊子法言問神篇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問明篇曰文王淵懿也重易六爻不亦淵乎漢書執文志曰至於殷周之際封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効於是重易六爻論衡對作篇曰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圖八自演爲六十四故曰演正說篇曰伏羲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也是以爲文王重卦者非獨史遷更有楊雄班固王充故正義以爲史遷等楊雄西漢末人班固王充東漢初人皆與史遷說同鄭元東漢末人已在諸人之後其說以爲神農重卦蓋以取益噬嗑爲據謂伏羲取諸離在八卦之內神農取益噬嗑在六十四卦之內也孔疏亦以神農之時已有益取益與噬嗑爲伏羲重卦之證案此說亦太泥朱子語類曰十三卦所謂益取諸離蓋取諸益者言結繩而爲網罟有離之象非觀離而始有此也又云不是先有見乎離而後爲網罟先有見乎益而後爲耒耜聖人亦只是見魚籠之屬欲有以取之遂做一箇物事去攔截他欲得耕種見地土硬遂做一箇物事去剔起他卻合於離之象合於益之意沈萬山寓簡曰大傳言益取諸益取諸睽凡一十三卦蓋聖人謂耒耜得益弧矢得睽耳非謂先有卦名乃作某器也陳澧曰案繫辭所言取諸者

與考工記輸人取諸圓也取諸易直也取諸急也文義正同輸人意取諸圓非因見圓物而取之也意取易直與急非因見易直與急之物而取之也此三說皆極通可無疑於神農時已有益與噬嗑而不得云文王重卦矣後人猶有疑者皆疑所不當疑羅泌路史餘論曰世以爲文王重卦因楊雄之說而謬之也滿招損謙受益謙與損益益稷之言不自後世佃漁之離謂之小成可也未耜之益與交易之噬嗑豈小成哉然則不自文王重卦可識矣顧炎武日知錄曰考襄公九年穆姜遷於東宮筮之遇艮之隨姜曰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獨言是於周易則知夏商皆有此卦而重八卦爲六十四卦者不始於文王也錫瑞案羅氏不知滿招損謙受益出僞古文大禹謨不足據益與噬嗑言取諸者朱子辨之已明顧氏不知左氏雜取占書唐啖助已言不可盡信占筮舊多傳會穆姜說元亨利貞之義全同孔子文言以爲暗合未必穆姜之學與聖人同以爲孔子作文言鄭玄之說尤無是理疑占書取孔子文言傳之穆姜而左氏載之不當反據其文疑重卦不始文王也丁晏孝經徵文云邱明博聞多采孔門精語綴集成文而後儒反疑聖賢取左氏必不然矣據丁氏說可爲左氏傳引聖經之證焦循亦云左氏生孔子贊易之後刺取易義以飾爲周史之言

論連山歸藏

周易正義第三論三代易名曰案周禮太上三易云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云連山伏羲歸藏黃帝鄭元易贊及易論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鄭元又釋云連山者象山之出雲連山不絕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於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

普无所不備鄭元雖有此釋更無所據之文先儒因此遂爲文質之義皆煩而尤用今所不取案世譜等羣書神農一曰連山氏亦曰列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既連山歸藏並是代號則周易稱周取岐陽地名毛詩云周原膴膴是也又文王作易之時正在羑里周德未興猶是殷世也故題周別於殷以此文王所演故謂之周易其猶周書周禮題周以別餘代故易緯云因代以題周是也先儒又兼取鄭說云旣指周代之名亦是普遍之義雖欲无所退棄亦恐未可盡通其易題周因代以稱周是先儒更不別解唯皇甫謐云文王在羑里演六十四卦著七八九六之爻謂之周易以此文王安周字其繫辭之文連山歸藏无以言也周禮太上疏趙商問今當從此問以不敢問杜子春何由知之答云此數者非無明文改之無據故著子春說而已近師皆以爲夏殷周鄭旣爲此說故易贊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又注禮運云其書存者有歸藏如是玉兆爲夏瓦兆爲殷可知是皆從近師之說也按今歸藏坤開筮帝堯降二女爲舜妃又見節卦云殷王其國常毋谷若然依子春之說歸藏黃帝得有帝堯及殷王之事者蓋子春之意必戲黃帝造其名夏殷因其名以作易故鄭云改之無據是以皇甫謐記亦云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人因黃帝曰歸藏雖炎帝與子春黃帝不同是亦相因之義也云名曰連山似山內出氣也者此連山易其卦以純艮爲首艮爲山山上山下是名連山雲氣出內於山故名易爲連山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者此歸藏易以純坤爲首坤爲地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中故名爲歸藏也鄭雖不解周易其名周易者連山歸藏皆不言地號以義名易則周非地號以周易以純乾爲首乾爲天能周布於四時故名易爲周

也錫瑞案孔賈二疏不同孔不從鄭以爲代號賈從鄭以爲以義名當以鄭說義名爲是連山歸藏若是代號不應夏殷襲伏羲黃帝之舊且連山歸藏不名易若是代號必下加易字乃可通故鄭皆以義名與連山首艮歸藏首坤正合鄭以周易爲周普亦以義名蓋本繫辭傳易之爲書也周流六虛孔疏以爲無據非也桓譚新論曰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不應夏易數倍於殷疑皆出於依託連山劉炫僞作北史明言之歸藏雖出隋唐以前亦非可信爲古書刪定六經始於孔子孔子以前因易與連山歸藏並稱猶魯之春秋與晉之乘楚之檮杌並稱也周易得孔子贊之而傳爲經連山歸藏不得孔子贊之而遂亡猶魯之春秋得孔子修之而傳爲經晉乘楚檮杌不得孔子修之而遂亡也孔子所不贊修者學者可不措意況是僞書何足辨乎連山歸藏之辭絕不見

易經通論 八  
於古書稱引蓋止有占法而無文辭故周易當孔子未贊之前疑亦止有占法而無文辭也

論卦辭文王作爻辭周公作皆無明據當爲孔子所作周易正義第四論卦辭爻辭誰作曰其周易繫辭凡有二說一說所以卦辭爻辭並是文王所作知者案繫辭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又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犧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通卦驗又云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準此諸文伏犧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易歷三聖只謂此也故史遷云文王因而演易即是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鄭學之徒並依此說也二以爲驗爻辭多是文王後事案升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後始追號文王爲王若爻辭是文王所制不應云王

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預言箕子之明夷又旣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說者皆云西鄰謂文王東鄰謂紂文王之時紂尚南面豈容自言已德受福勝殷又欲抗君之國遂言東西相鄰而已又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謗亦得爲憂患也驗此諸說以爲卦辭文王爻辭周公馬融陸續等並同此說今依而用之所以只言三聖不數周公者以父統子業故也左傳正義曰易繫辭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鄭元云據此言以易是文王所作斷可知矣且史傳識緯皆言文王演易演謂爲其辭以演說之易經必是文王作也但易之爻辭有箕子之明夷利貞又云王用亨于岐山又云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二者之意皆斥文王若是文王作經無容自伐其德故先代大儒鄭眾賈逵或以爲卦下之彖辭文王所作爻下之象辭周公所作雖復紛競大久無能決當是非錫瑞案據孔疏之說文王作卦爻辭及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皆無明文可據是非亦莫能決今據西漢古義以斷則二說皆非是以卦辭爲文王作者但據繫辭傳易之興也其子中古平下有是故履德之基也云云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云云遂以爲文王作卦辭實則履德之基也云云共引九卦正義在未制文字之先八卦止有點畫文王在制文字之後六十四卦必有文字有文字卽是辭不必作卦辭而後爲辭也孔疏云史傳識緯皆言文王演易今攷之史傳史記但云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不云作卦爻辭識緯云卦道演德者文則演易卽演三百八

十四爻之謂不必爲辭演說乃爲演也其云周公作爻辭者但以箕子岐山東鄰等文不當屬文王說惠棟周易述用趙賓說而小變之以箕子爲其子又據禹貢冀州治梁及岐爾雅采山晉望也因謂岐山亦冀州之望夏都冀州王用亨于岐山者爲夏王惠氏疏通爻辭可以解鄭賈諸人之疑矣然以爻辭爲文王作止是鄭學之義以爻辭爲周公作亦始於鄭眾賈逵馬融諸人乃東漢古文家異說若西漢今文家說皆不如是史遷楊雄班固王充但云文王重卦未嘗云作卦辭爻辭當以卦爻之辭並屬孔子所作蓋卦爻分畫於羲文而卦爻之辭皆出於孔子如此則與易歷三聖之文不背箕子岐山東鄰西鄰之類自孔子言之亦無妨若以爲文王作爻辭旣疑不應豫言以爲周公作爻辭又與易歷三聖不合孔疏以爲父統子業殊屬強辭韓宣適魯單文孤證未可依據

易經通論

十

韓宣亦未明說周公作爻辭也或疑左氏傳引筮辭多在孔子之前不得以卦辭爻辭爲始於孔子案占書傳會前已言之困學紀聞曰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其田氏篡齊之後之言乎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其三卿分晉之後之言乎皆非左氏之舊也姚仲以爲畢萬筮仕於晉一條吳起增竄以媚魏者然則懿氏卜妻敬仲云有姬姪其從姑死于高梁之占叔孫穆子之生有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餕死之占應驗如神疑皆傳會若是當時實事獻公未必嫁女于秦穆子未必用豎牛爲政左氏傳此等處皆不可據說苑泄冶引易曰君子居其室至可不慎乎泄冶在孔子前不應引繫辭此等明是後人攬入左氏引易亦猶是也

論易至孔子始著於是學士大夫尊信其書

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文獻通考應氏曰易雖用於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學所可語春秋雖公其記載而策書亦非民庶所得盡窺故易象春秋韓宣子適魯始得見之則諸國之教未必盡備六者錫瑞案此亦卦辭爻辭不出於文王周公之一證若卦爻之辭爲文王周公作則當如後世欽定御纂之書頒之學官以教士子矣而當時造士止有禮樂詩書則以易但有卦爻而無文辭故不可與禮樂詩書並立爲教當時但以爲卜筮之書而已至孔子闡明其義理推合於人事於是易道乃著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

易經通論

十一

有二人蓋易與春秋孔門惟高才弟子乃能傳之於是學士大夫尊信其說或論作易之大旨或說學易之大用或援易以明理或引易以決事而其教遂大明如荀子大略篇曰善爲易者不占此以當時之用易者專爲占卜不知天地消長人事得失無不可以易理推測故云善易不占以挽其失又曰易之咸見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聘士之義親迎之道重始也此本象傳序卦之旨而引申之非相篇曰好其實不恤其文是以終身不免埤汚庸俗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腐儒之謂也此爲當日石隱者流如沮澑丈人匿跡銷聲介之推所謂身將隱焉用文之究非中道大略篇又曰復自道何其咎以爲能變也呂覽務本篇引而申之曰以言本無異則動卒有喜荀子言變呂覽言動皆取復卦剛反之義呂覽應同篇

曰平地注水水流溼均薪施火火就燥闡發經義簡明不支慎大  
覽篇引易憇憇履虎尾終吉可證今本之誤召類篇引史默說渙  
羣之義曰渙者賢也羣者眾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  
佐多賢也可證注疏以渙爲渙散之非元吉與大吉異元吉以德  
言大吉以時言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文言曰乾元者始而亨  
者也故曰元吉者吉之始亦可證舊解元吉爲大吉之失周末諸  
子引易具有精義如此史記載蔡澤言亢龍之義上而不能下信  
而不能決往而不能自返國策載春申君言狐濡其尾之義始之  
易終之難皆引易文以決時事其說之精亦可以補周末諸子之  
遺也

論卦辭爻辭即是繫辭十翼之說於古無徵

以卦辭爻辭爲孔子作疑無明文可據然亦非盡無據也古以繫

辭卽爲卦辭爻辭漢儒說皆如是而今之繫辭上下篇古以爲繫  
辭傳釋文王肅本有傳字蓋古本皆如是宋吳仁傑古周易以爻  
爲繫辭今攷繫辭有云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以明吉凶又云聖  
人有以見天下之物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  
凶是故謂之爻又云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又云繫辭焉以  
盡其言據此諸文明是指卦爻辭謂之繫辭若謂繫辭中四處所  
云繫辭卽是今之繫辭孔子不應屢自稱其所著之書又自言其  
作辭之義且不應自稱聖人蓋繫辭卽卦辭爻辭乃孔子所作今  
作謂之經弟子所作謂之傳所云聖人繫辭焉以斷其吉凶乃孔  
子弟子作傳稱孔子爲聖人非孔子作繫辭而稱文王周公爲聖

人也鄭樵六經奧論曰易大傳言繫辭者五皆指爻辭曰繫辭如  
上繫曰繫辭焉而明吉凶繫辭以斷其吉凶有二曰繫辭焉而命  
之孔子專指爻辭以爲繫辭今之繫辭乃孔門七十二子傳易於  
夫子之言爲大傳之文則繫辭者其古傳易之大傳歟鄭樵以繫  
辭傳爲易大傳正本史記孔疏云經文王周公所作傳孔子所作  
不知孔子以前不得有經漢書儒林傳云孔子晚而好易讀之章  
編三絕而爲之傳則已誤以孔子所作爲傳與史記之說大異矣  
歐陽修不信祥異以繫辭云河作圖洛出書聖人作之爲非孔子  
之言不知繫辭傳本非孔子之言乃孔子弟子所作以解釋孔子  
之言者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  
史公旣以今之繫辭爲易大傳則不以爲孔子所作世家所謂亦  
必指卦辭爻辭而言繫者屬也繫辭猶云屬辭據史記云伏羲畫  
八卦文王重卦爲六十四分爲三百八十四爻而無其辭至孔子  
乃屬辭以綴其下故謂之繫此其有明文可據而不必疑者也惟  
孔子世家引說卦頗疑有誤論衡正說篇曰至孝宣皇帝之時河  
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皇帝下示博士然後  
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唯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所  
謂三篇蓋兼序卦雜卦在內據王充說說卦至宣帝時始出非史  
公所得見故疑世家說卦二字爲後人攬入者說卦論八卦方位  
與卦氣圓合疑焦京之徒所爲程迥古易考十二篇闕序雜卦以  
爲非聖人之言李邦直朱新仲傅選卿皆疑序卦近儒朱彝尊亦  
然戴震云昔儒相傳說卦三篇與今文大哲同後出說卦分之爲  
序卦雜卦故三篇詞指不類孔子之言或經師所記孔門餘論或

別有所傳述博士集而讀之遂一歸孔子謂之十翼矣據此則古今人皆疑說卦三篇而十翼之說於古無徵漢書藝文志易經二篇又曰孔氏爲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是已分爲十篇尙不名爲十翼孔疏以爲鄭學之徒並同此說是十翼出東漢以後未可信據歐陽修謂十翼之說不知起於何人自秦漢以來大儒君子不論後人以爲歐陽不應疑經然十翼之說實不知起於何人也

孔子作卦辭爻辭又作彖象文言是自作而自解

或疑卦辭爻辭爲孔子作彖象文言又孔子作夫彖象文言所以解卦辭爻辭也是豈孔子自作之而自解之歟曰孔子正是自作之而自解之也聖人作易幽贊神明廣大精微人不易喻孔子恐人之不能盡喻也既作卦辭又自作彖以解卦辭既作爻辭又自

古

易經通論

主

作象以解爻辭乾坤爲易之門居各卦之首又特作文言以釋之所謂言之不足故長言之所以開愚蒙導後學也若疑自作自解無此文體獨不觀楊雄之太元乎太元準易而作者也漢書楊雄傳曰爲其泰曼漶而不可知矣故有首衝錯測攤瑩數文況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剝元體離散其文章句尙不存焉據此是雄作太元恐人以爲曼漶不可知自作十一篇解散其文以示後人正猶孔子作易有卦辭爻辭恐人不知自作彖象文言以示後人也司馬光說元曰易有彖元有首彖者卦辭也首者亦統論一首之義易有爻元有贊易有象元有測測所以解贊也易有文言元有文文解五德并中首九贊文言之類也據此則太元準易元之贊即易之爻若謂自作不當自解則楊子旣作贊矣何必又有測以解贊復有言以解贊乎當時客有難元太深雄解之號曰解難其辭

曰是以宓犧氏之作易也繇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彖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楊子但以文王爲附六爻與法言所說同文王但重卦而無辭則卦爻辭必孔子作雄以孔子作卦爻辭又作測與文而自解之故革易作太元亦作首贊以法卦爻辭又作測與文而自解之故革易作太元解人未有疑之者獨疑孔子不應自作自解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高貴鄉公以下多疑彖象不當合經不知彖象與卦爻辭皆孔子一人所作旣皆孔子所作則皆當稱爲經並無經傳之分惟繫辭傳當稱傳耳彖象合卦爻辭與不合卦爻辭似可無庸爭辨太元舊本分元之贊辭爲三卷一方爲上二方爲中三方爲下次列首衝錯測攤瑩數文況圖告凡十一篇范望散首測於贊辭之間王涯因之宋惟幹依易之序以元首準卦辭測準小象文準文言攤瑩況圖準繫辭告數準說卦衡準序卦錯準雜卦吳祕因之司馬光從范本諸人紛紛改訂正與改訂易文相似其實一人所作次序先後可以不拘阮孝緒稱太元經九卷雄自作章句是雄且作章句以自解其太元矣尙何疑於自作自解之不可乎章學誠文史通義以著書自注爲最善謂本班固漢書不知楊雄又在班固之前孔子更在前也

論傳經之人惟易最詳經義之亡惟易最早

孔子刪定六經傳授之人惟易最詳而所傳之義惟易之亡最早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孔子傳易於商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濱于人光子乘尹尹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笛川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爲漢中大夫漢書儒林傳曰自魯商瞿子木受易

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駢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田何授東武王同子中雒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同授淄川楊何字叔元寬授同郡碭田王孫王孫授施讐孟喜梁邱賀繇是易有施孟梁邱之學史漢載商瞿以下傳授名字子弘卽子弓矯疵卽橋庇周醜卽周豎光羽卽孫虞史記以爲子弘傳子庸漢書以爲子庸傳子弓各有所據而小異大同孔門傳易之源流在漢固甚明也史記止於楊何距商瞿八傳漢書下及施孟梁邱距商瞿九傳史記儒林傳云何距商瞿八傳漢書下及施孟梁邱距商瞿九傳史記儒林傳云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轍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是皆言漢初傳經諸人而申公轍固韓嬰伏生高堂生等皆不言其所授蓋史公已不能明惟於易云自魯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史公父談受易於楊何故於易之授受獨詳史公能詳易家授受之人豈不能知易經作卦爻辭之人而周本紀但云文王重卦魯世家不云周公作孟梁邱又云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太誼略同唯京氏爲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爻辭則文王周公無作卦爻辭之事孔子世家云序象繫象卽卦爻辭在其中矣史記不及丁寬漢書以爲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施碭田王孫王孫授施讐孟喜梁邱賀繇是易有施孟梁邱之學史漢立博士授生徒以千萬計今其書亦無有存者轉不如孟梁邱漢立博士授生徒以千萬計今其書亦無有存者轉不如

伏生尙書齊魯韓詩猶可稍窺大旨豈非事理之可怪而經學之大可惜者乎後惟虞翻注易自謂五世傳孟氏易其注見李鼎祚集解稍詳近儒張惠言爲之發明此則孟氏之學支與流裔猶有存者而漢儒易學幸得存什一於千百也

論漢初說易皆主義理切人事不言陰陽術數

西漢易學之書雖亡而其說猶有可攷者如淮南子繆稱訓曰故君子懼失仁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知各殊矣易曰卽鹿無虞惟入於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又曰小人在上如履薄冰誠不得須臾安故易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言小人處非其位不可長也又曰故至德者言同略事同指上下一心無歧道旁見者過障之於邪閭道之於善而民鄉方矣故易曰同人於野利涉大川齊俗訓曰故易曰履霜堅冰至聖人之見終始微言氾論訓曰自古

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道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道而不欲其大也人間訓曰今霜降而樹穀冰泮而求穫欲其食則難矣故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謂新書容經曰亢龍往而不返故易曰有悔悔者凶也潛龍入而其家窺其戶閭其無人者非無眾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賈誼新書容經曰亢龍往而不返故易曰有悔悔者凶也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曰勿用勿用者不可也龍之神也其爲蜚龍乎春秋篇曰故愛出者愛反福往者福來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其此之謂乎童子繁露基義篇曰易言履霜堅冰蓋言通也精華篇曰其在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夫鼎折足者任非其人也覆公餗者國家傾也劉向說苑无咎有言不信聖人所與人難言信也又引孔子

曰困之爲道猶塞之及煖煖之及寒也惟賢者獨知而難言之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法誠篇曰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爲歎孔子曰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夫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曰得又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矣吾戒之春秋篇曰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視之黯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眾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矣指武篇曰易曰不威小不懲大此小人之福也列女傳鄒孟母曰易曰在中饋无攸遂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劉向傳稱易有鼎卦鼎宗廟之器主器奉宗廟者長子也野鳥自外來入爲宗廟器主是繼嗣將易也一曰鼎三足三公象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小人將居公

位敗宗廟之祀野本生朝野鳥入廟敗亡之異也又曰於易在豐之震曰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無咎於詩十月之交則著卿士司徒下至趣馬師氏咸非其材同於右肱之所折協於三務之所擇明小人乘君子陰侵陽之原也又曰讒邪進則眾賢退邪枉

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政曰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曰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又曰易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返者也又曰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又易曰有孚惠心勿獲匪其醜言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彭宣傳宣上書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矣宣治易事張禹禹受易於施讐者也劉向治易校書考易說以爲諸家說皆祖田何楊叔

丁將軍者也淮南王集九師說易者也賈董漢初大儒其說易皆明白正大主義理切人事不言陰陽術數蓋得易之正傳田何楊叔之遺猶可考見

### 論陰陽災變爲易之別傳

經學有正傳有別傳以易而論別傳非獨京氏而已如孟氏之卦氣鄭氏之爻辰皆別傳也又非獨易而已如伏傳五行齊詩五際禮月令明堂陰陽說春秋公羊多言災異皆別傳也子貢謂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則孔子刪定六經以垂世立教必不以陰陽五行爲宗旨漢藝文志陰陽五行分爲二家其後二家皆竄入儒家此亦有所自來古之王者恐已不能無失德又恐子孫不能無過舉也常假天變以示儆惕禮記曰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易本卜筮之書其掌卜筮者

易經通論

九

必陳祥異占驗以左右王古卜筮與史通周官馮相保章司天文者皆屬太史故國語曰吾非舊史焉知天道左氏傳采占書雖未必皆當時本文而所載卜筮事皆屬史官占之此古卜筮與史通之明證亦古卜史借天道以儆君之明證後世君尊臣卑儒臣不敢正言匡君於是亦假天道進諫以爲仁義之說人君之所厭聞而祥異之占人君之所敬畏陳言既效遂成一代風氣故漢世有一種天人之學而齊學尤盛伏傳齊詩公羊春秋皆齊人所傳也孟京非齊學其言易亦主陰陽災變者卜筮占驗本與陰陽災變爲近故後世之言術數者多託於易漢書儒林傳曰孟喜好自稱易染人焦延壽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以爲延壽易即

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唯京氏爲異黨據班氏說則易家以陰陽災變爲說首改師法不出於田何楊叔丁將軍者始於孟而成於京班氏既謂二家不同而載文志又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似二家實合爲一者蓋又京氏託之孟氏而非孟氏之本然也孟氏得易家書焦延壽得隱士說則當時實有此種學而非其所自創漢志易家有雜災異三十五篇是易家本有專言災異一說而其傳此說者仍是別傳而非正傳漢儒藉此以倣其君授之易義納約自牖與神道設教之旨皆相昭合可見人臣進諫之苦心亦不背聖人演易之宗旨而究不得爲正傳者孔子說易見於論語者二條一勉無過一戒無恆皆切人事而言戰國諸子及漢初諸儒言易亦皆切人事而不主陰陽災變至孟京出而說始異故雖各有所授而止得爲易之別傳也困學紀聞京氏易積算法引夫子曰西伯父子研理窮通上下囊括推爻考象配卦世應加乎星宿局於六十四所二十四氣分天地之數定人倫之理驗日月之行尋五行之端災祥進退莫不因茲而兆矣王應麟曰此占候之學決非孔子之言惠棟曰如京說則今占法所謂納甲世應游歸六親六神之說皆始於西伯父子也案西漢以前無以爲文王周公作卦爻辭者況納甲世應之說乎此不特非孔子之言並非京氏之說京氏易傳無之乃後人傳會不可信

論孟氏爲京氏所託虞氏傳孟學亦間出道家

孟氏之學以今攷之有與諸家相出入者卦氣出於孟氏而其書不傳其說不詳詳見於京氏書漢書京房傳曰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

易經通論

子

易經通論

辛

四卦爲三百六十日餘四卦震離兌坎爲方伯監司之官所以用震離兌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其說亦見於易緯稽覽圖所云卦氣起中孚卦主六日七分大誼略同唐一行卦議引之以爲十二月卦出於孟氏章句漢儒以緯爲孔子作固未必然孔疏以誠緯起自哀平亦不甚合緯書之出最古亦有漢儒傳會者稽覽圖未知與孟京孰爲先後或緯竊孟京抑或孟京竊緯皆不可知漢儒稱誠緯宋人斥誠緯而稱圖書其實皆主陰陽五行如邵子曰卦氣始於中孚蔡西山云康節亦用六日七分是孟京之說不僅漢儒宗之宋儒亦宗之矣然其說有可疑者六十四卦直日用事何以震離兌坎四卦不在內但主二至二分乾坤爲諸卦之宗何以與諸卦並列似未免削趾適屢強合牽附京氏與孟氏相出入漢書云焦京託之孟氏不相與同則卦氣之說或亦焦京所託非孟氏本旨歟漢書又云孟喜得易家陰陽災變書則卦氣之說或孟氏得易家書本有之歟皆疑莫能明焦循云六日七分卽所得陰陽災變託之田生者載文志章句二篇此乃得之田王孫者今說文釋文中所引卽此志又有孟氏京房十一篇六十六篇則所傳卦氣六日七分之學也孟氏今文與費氏古文易判然不合而許慎說文解字敘云易孟氏皆古文也則孟氏亦有古文矣荀爽傳費氏易而言升降虞翻袁獻帝云潁川荀謂號爲知易臣得說文釋文諸書之異字而不能舉其義張氏以爲學者求田何之書則惟孟氏此文求孟氏之義惟虞氏注說故作虞氏義與消息阮元稱爲泓家專學近之漢學家多宗之而亦有不盡謂然者王

引之謂虞氏以旁通說彖象顯與經違虞氏釋貞以之正違失經義見經義述聞錢大昕論虞仲翔說易之卦有失其義者有自著其例者見潛研堂答問陳澧云虞氏易注多不可通所言卦象尤多織巧見東塾讀書記焦循易圖略雖取虞義亦駁其非張惠言云虞氏雖傳孟學亦斟酌其意不必盡同然則虞氏間有違失而非必盡出於孟矣虞氏引參同契日月爲易又言夢道士飲以三爻則其學雜出於道家故虞氏雖漢易大宗亦有當分別觀之者論鄭荀虞三家之義鄭據禮以證易學者可以推補不必推補爻辰

鄭君用費氏易其注易有爻辰之說蓋本費氏分野一書然鄭所長者不在此鄭學最精者三禮其注易亦據禮以證易義廣大無所不包據禮證易以視陰陽術數實遠勝之鄭注如嫁娶祭祀朝

易經通論

卷一

易經通論

卷一

聘皆合於禮經其餘雖闕而不完後儒能隅反而意補之亦頗家之學也鄭君自序來至元城乃注周易其成書在絕筆之年晉以後鄭易皆立學南北朝時河北用鄭易江左用王弼易注至隋鄭易漸衰唐定正義易主王弼而鄭易遂亡宋末王應麟始爲蒐輯古書之學輯鄭易注一卷近儒惠棟以爲未備更補正爲三卷丁鄭又以爲有誤入者復加釐訂稱爲善本是鄭君之成易注視諸經爲最後鄭君書多亡逸輯易注者視諸書爲最先張惠言亦輯鄭易而加以發明周易鄭荀義敘曰昔者虞羲作十言之敘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鄭氏贊易實述之至其說經則以卦爻無變動謂之彖辭夫七八者彖九六者變經稱用九用六而辭皆七八名與實不相應非虞羲氏之旨也爻象之區既隘則乃求之於天乾坤六爻上繫二十八宿依氣應宿謂之爻辰若此則三百八

十四爻其象十二而止殆猶謙焉此又未得消息之用也然其列貴賤之位辨大小之序正不易之倫經綸創制吉凶損益與詩書禮樂相表裏則諸儒未有能及之也荀氏之說消息以乾升坤降萬物始乎泰終乎否夫陰陽之在天地出入上下故理有易有簡位有進有退道有經有權歸于正而已而荀氏言陽常宜升而不降陰常宜降而不升則姤遯否之義大于既濟也然其推乾坤之本合于一元雲行雨施陰陽和均而天地成位則可謂得易之大義者也虞氏考日月之行以正乾元原七九之氣以定大位運始終之紀以敍六十四卦要變化之居以明吉凶悔吝六爻發揮旁通乾元用九則天下治以則四德蓋與荀同源而闊大遠矣王弼之說多本鄭氏而棄其精微後之學者習聞之則以爲費氏之義如此而已其盈虛消息之次周流變動之用不詳於繫辭彖象者概以爲不經若觀鄭荀所傳卦氣十二辰八方之風六位世應爻互卦動莫不彰著劉向有言易家皆祖田何大義略同豈特楊叔丁將軍哉錫瑞案張氏舉鄭荀虞而斟酌其得失皆有心得其於鄭義取其言禮不取其言爻辰與李鼎祚集解采鄭注不采其言爻辰者同一卓識惟以卦氣十二辰之類亦祖田何則未必然孟京以前言易無有主卦氣十二辰之類者不可以後人之說譏前人而以易之別傳爲正傳也焦循曰爻辰自爲鄭氏一家之學非本之乾鑿度亦不必本於月律也然以離九三爲良爻位值丑丑上值弁星弁星似缶坎上六爻辰在己蛇之蟠屈似微纏臨卦斗臨丑爲殷之正月以見周改殷正之數謬悠非經義至以焚如爲不孝之刑女壯爲一女當五男尤非聖人之義也余於爻辰無取焉爾

論費氏易傳於馬鄭荀王而其說不同王弼以十篇說經頗得費氏之旨漢易立博士者四家施孟梁邱京氏並今文說而皆亡佚後世所傳者費氏古文易也而今之易又非古文蓋爲後人變改幾盡說文間載古文許慎以爲孟氏釋文所載經文異字惟易獨多然則漢時傳易者尤爲雜而多端未知田何楊叔丁將軍之傳本究如何也漢書儒林傳曰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治易爲郎至單父令長於封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鄒邪王璜平中能傳之後漢書儒林傳曰東萊費直能易授鄒邪王璜爲其傳融授鄭元元爲易注荀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錫瑞案費氏之易不知所自來考其年當在成哀間出孟京

卷

易經通論

卷

費氏之以彖象繫辭文言解經後儒多議其空疏陳澧獨取之曰乾元亨利貞初九潛龍勿用王輔嗣注云文言備矣九二見龍在田注云出潛離隱故曰見龍處於地上故曰在田此眞費氏家法也元亨利貞之義潛龍勿用之義文言已備故輔嗣不復爲注至見龍在田象曰德施普也文言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又曰時舍也皆未釋見字田字故皆爲之注而又不可以意而說也文言曰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潛爲未見則見爲出潛矣潛爲隱則見爲離隱矣故輔嗣云出潛離隱據彼以解此也繫辭傳曰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大畫而成卦是五與上爲天三與四爲人初與二爲地初爲地下二爲地上故輔嗣云處於地上也此眞以十篇解說經文者若全經之法皆如是則誠獨冠古今矣

論王弼多清言而能一掃術數瑕瑜不掩是其定評

後王璜卽王橫與王莽同時爲費氏一傳弟子則必在西漢之末矣費氏無章句故載文志不載釋文有費直章句四卷當屬後人依託費氏專以彖象繫辭文言解經與丁將軍訓故舉大誼略同似屬易之正傳而漢不立學者漢立學皆今文而費氏傳古文漢人重師授而費氏無師授故范升曰京氏旣立費氏怨望則東漢初有欲立費易者而卒不立陳元傳費易或卽欲立費易之人正與范升反對者也陳元鄭眾馬融易學不傳鄭荀二家稍傳其略王弼亦傳費易而其說各異費氏亡章句止有文字東漢人重古文蓋但據其本文而說解各從其意此鄭荀王所以各異也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此馬鄭所以皆用費氏釋文以爲費易人無傳者是不知馬鄭王之易卽費易也王弼盡埽象數而獨標卦爻承應之義蓋本